

巫卜祈禳

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

巫卜祈禳



王赛时 张书学 主编
胡新生 刘明芝 聂惠哲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前 言

每当我们打开历史的图卷，都会被那些丰富多彩又警世感人的史实所吸引，不自觉地沉醉于传统文明的博大精深之中。然而，潜心古籍的历史学家们大都在有限的范围内去研究这些文明遗产，固着于帝王将相、人物传奇、典章制度和兴衰大举，很少有人去探讨百姓大众的平淡生活和日常际遇。纵使有人深挖细究有关吃穿用住、乡言土俗的流变脉络，也不为自标高深的史界所推崇，似乎生活中的家常琐事不登大雅之堂。孰不知，历史的构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朝代兴替、制度礼规之类的上层建筑，也不局限于土地田亩、州郡建置的基本框架，就在人们的温饱生存和邻际交往之间，历史才更加展示它那丰富的内涵和文明的深度。所以，我们组织了一批历史学者，专门就古代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复原式的描述，从日常生活的细节着眼，从民风时俗的流变入手，力求为现代人提供一些遥远陌生但又贴近生活的话题，也使人们对我国文明积淀有更为直观的了解。

鉴于此意，山东友谊出版社重点推出《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面面观》一套小书，谨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礼尚往来》、《养生健身》、《巫卜祈禳》和《市井百态》等六类内容，奉献给广大读者。相信这些反映民众生活的题材有益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能够唤起大多数读者的兴趣。

历史科学虽然深奥，需要专家学者历代不懈地去追溯探研，但更有必要让广大读者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提高鉴赏的水平。可以这样说，只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历史读物才能担负普及于民的使命，为历史开拓更为广泛的现实领域。但愿这套小书能给读者以知识的补添和趣味的享受，激发大家对历史的爱好。

我们相信，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出通向远古的栈道，人们会惊喜地发现，除了艰难奥涩的史学台阶之外，还有许多平浅易懂、趣意盎然的透视之窗。通过这样的窗口，那遥远神秘的古国风貌、历涉千载的民俗流变、一举一动的百姓姿态，都会完整地出现在今人面前，向您述说生活常事所组成的历史文化。

王赛时

1999年7月于济南

nakpa/07

目 录

卜筮篇

第一章 天象占

- 一、星占/2
- 二、望气/8
- 三、五行灾异占验/13

第二章 人体占

- 一、相术/21
- 二、梦占/32
- 三、人体杂占/37

第三章 卜筮

- 一、龟卜/44
- 二、筮占/49
- 三、扶箕/55

辟邪篇

第一章 灵物迷信

- 一、桃木/61
- 二、桑木/66
- 三、鸡犬/68
- 四、照妖镜/73

- 五、厌胜钱/78
- 第二章 符咒
- 一、咒语/82
- 二、符篆/87
- 第三章 辟邪法术
- 一、唾射/93
- 二、呼鬼名/98
- 三、模拟手法/102

禳灾篇

- 第一章 救天灾
- 一、求雨/110
- 二、止雨灭火/121
- 三、救日月/125
- 四、禳星云/128
- 第二章 驱疫病
- 一、雉礼/132
- 二、个人驱疫术/135
- 三、禁疟鬼/138
- 四、祝由术/143
- 第三章 除害虫
- 一、禁龙蛇/147
- 二、除螟蝗/150
- 三、灭鼠/152
- 四、禁虎狼毒虫/155

——卜筮篇——

第一章 天象占

原始社会的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往往怀有十分强烈的恐惧心理。从这种心理出发，他们惯于把自然灾害的发生看成是神灵发怒的表现，看成是神灵对人类某种行为的惩罚或警告。当时的人受原始思维方式的影响，又习惯把很多偶然的巧合看成一种必然联系。例如当一颗流星坠下而不久本族的酋长又恰好病死的时候，当敌方氏族上空黑云压顶而后来我方又将他们打败的时候，当牛生怪胎、母鸡打鸣而不久家族内部恰巧灾祸频生的时候……这时，惯于进行随意联系的人们就会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预兆。中国古代的天象占法如星占、望气以及按五行模式划分自然灾害等等，都是从上述原始的迷信观念发展而来的。随着科学的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的发展以及相关知识的不断普及，天象占法的荒诞性越来越明显地

暴露出来，它的影响范围也在日益缩小。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天象占法的历史，也就是这种迷信不断削弱并最终走向消亡的历史。

一 星占

根据星象预测人类的吉凶祸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迷信活动之一。早在夏朝以前的帝尧时期或更早些时候，中国的星占术就已经略具雏形了。

传说黄帝时代已经有了“考定星历”的官员；颛顼时代有重、黎主掌天文；帝尧时期也曾设置羲和等天文官，让他们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以指导人民按照时令节气进行生产。这些传说表明，在夏朝以前的几个世纪里，一些擅长天象观测的家族已世代掌管本部落内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事务。原始社会末期和文明社会早期，科学与宗教迷信往往混杂在一起。夏朝以前这些负责“观象授时”的专家，一方面对群众积累的天文观测经验作了总结，对天文现象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而掌握了更多的较为科学的天文知识；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零星的有关星象的迷信观念加以概括和总结，从而创造出系列星占的方法。重、黎、羲和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既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者，同时也是最早的一批星占家。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星占术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状况就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国历朝纪传体史书里面的《天文志》部分，大多是天文记录与星象占验的混合体。中国古代文献里提到的“天文”一词，与现代人所说的“天文”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常常包含着自然

天象和神秘征兆的双重意义。古代小说中说到某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常并不是指他懂得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和地理学，而是说他通晓星占术和风水学，具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

中国的星占术到东周时期已趋于成熟。在这套成熟的星占术体系中，贯穿着两个基本观念，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星职说”和“分野说”。

“星职说”认为，天上众多的星辰各有职能，各具神通，它们分别掌管人世间的某种事物或引发人世间的某种现象。从这种观念出发，星占家们就可以根据星辰的运行情况和明暗程度等等，来预测人类的吉凶祸福。

比如，古代天文书上说，星辰中最为尊贵的是北极星，其中有三颗星分别代表太子、帝王和庶子。位置居中、代表帝王的中星如果不够明亮，就预示着君主大权旁落。右边那颗代表太子的星不够明亮，则预示着太子的地位将要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古代术士的心目中，北斗七星也是一个十分神圣的星座。这七颗星中的每一颗星都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职能。有的天文书说，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主阳德，是天子的象征；第二星主阴刑，代表女主之位；第三星主祸害；第四星主天理；第五星主中央；第六星主天仓五谷；第七星主兵事。另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如说第一星至第七星分别代表天、地、人、时、音、律、星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典型的“星职说”。

为观测天象和行星的运行，古代天文家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适应占验的需要，这二十八宿都被天文家分别赋予了不同的职能。拿二十

八宿中的东宫七宿为例说，角宿主刑、兵，亢宿主疾，氐宿主疫，房宿代表天子与将相，心宿代表天子与太子、庶子，尾宿、箕宿代表后宫。天文家占验时就是根据这些先验的原则来预测社会和政治的变动，如他们根据尾宿象征后宫的原则推论说，如果尾宿九星的光色明亮均衡，就预示着后宫内井然有序，嫔妃多育；如果尾宿的星光微小细暗，那就意味着后妃将受到疾病和其他灾祸的困扰。

古人常常提到的妖星、灾星等概念，也同样反映了“星职说”的迷信观念。《隋书·天文志》说，妖星的形状虽然种种不一，但它们在为害人类方面是相同的。在妖星出现的一至三年内，必有破国屠城之灾：“其君死，天下大乱，兵士乱行，战死于野，积尸纵横。余殃不尽，为水旱兵饥疾疫之殃。”该书又引用星占家的怪论说，凡是形状又长又大的妖星，它所预示的灾难虽出现较晚，但是程度深重；而那些短小的妖星为害较轻，却会很快引发灾祸。

古代星占家以及古代民众最为关注的一种妖星是彗星，即民间通常所说的“扫帚星”。《晋书·天文志》曾罗列过二十一种妖星，第一种是彗星，第二种是孛星——这种星实际上也是彗星，只是它光芒较短、四面射光，与一般的彗星稍有区别而已。

有关彗星的迷信在我国春秋时期已经很流行了。《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是年为公元前613年。这条记载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春秋时期的天文家当然不会像两千多年以后的英国人哈雷一样，知道这颗彗星以大约七十六年的周期重复出现，他们根据既有的“妖星”观念推测这颗彗星一定也是某种灾难的预兆，其中周王朝的内史叔服（当时的史官负责天文观测，都

通晓天文)针对本次哈雷彗星所发的预言是:“不出七年,宋、齐、晋三国的国君都将死于内乱。”记述此事的《左传》作者认为叔服的话后来都应验了。其实,七年之内死两三个国君本是很平常的事情,哈雷彗星的出现与这些国君的死显然毫不搭界,叔服预测的应验不过是极其偶然的巧合罢了。

春秋时期的人对彗星的作用和后果已有一种固定的解释,他们认为彗星就是上天的一把扫帚,它的出现意味着上天要扫除人世间的某些东西。例如鲁国大夫申须曾说,彗星是上天用以“除旧布新”的工具;齐国大夫晏婴也说过:“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后世天文书基本上继承了这些观念,同时又有所发展。本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两种专谈星占术和天象占验的书,整理者分别命名为《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后一种书中就有二十九幅彗星图,画着各种形状的彗星,并配有文字说明,介绍每种彗星的神秘意义。《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都曾对彗星和孛星作过下列说明:“彗星,世所谓扫星……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孛星,彗之属也……(一旦出现)灾甚于彗。”类似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民间曾经广泛流传。

中国星占术中所包含的第二个基本观念是“分野说”。“分野说”是将天空的星宿划为几个区域,分别配属于地面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依照这种观念,某类星宿与某个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因而根据天上某一区域的星辰的情况,就可以预测与之对应的国家和地区中的人事变化和吉凶祸福。

与“星职说”相比,“分野说”的形成时代要晚得多。“星职说”与一定的神话传说相关联,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而“分野说”则是地理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家新创造的学说。

春秋时期，已经有人用分野理论解释星象。例如郑国的子产曾说过“辰为商（宋）星”、“参为晋星”的话，周王室的伶州鸠也说“鹑火”为“有周之分野”。到战国时期，天文家把星宿划分为十二个星区，以与地面上的十二个地区相对应，系统的“分野说”便最后形成了。

历代天文家在分野的划定上虽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说来还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于哪块天和哪块地相对应，哪些星和哪些国家相对应，天文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中国古代流行的分野理论大致如下表所示：

十二次	寿星	大火	析木	星纪	玄枵	娵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二十八宿	角亢氏	房心	尾箕	斗牛女	虚危	室壁	奎娄胃	昴毕	觜参	井鬼	柳星张	翼轸
分野	郑	宋	燕	吴越	齐	卫	鲁	赵	魏	秦	周	楚
	兖州	豫州	幽州	扬州	青州	并州	徐州	冀州	益州	雍州	三河	荆州

战国时期的星占家已经把“分野说”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理论运用于星占活动之中。战国时代写成的《周礼》一书，是一部描述周王朝官制系统的著作。这部书设计的三百六十多个官职中有一个专门负责星占的官“保章氏”，而保章氏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观察各个国家上空的“分星”（即分野

之星)来推测人事的妖祥。《周礼》的这种描写显然是以当时各国天文官经常运用“分野说”进行星占活动的史实为依据的。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先于项羽攻入秦都,恰巧这时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天象: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在二十八宿的东井宿同时出现。当时刘邦和项羽正处于剑拔弩张之势,有一位通晓星占术的术士对项羽的下属张耳说:“刘邦刚刚入秦,就出现五星聚于东井的天象,这是刘氏将得天下的征兆。因为东井属于秦的分野,谁先入秦,谁就处在五星之下,谁就能作为圣人统一全国。项羽现在虽然强大,但最终取得胜利的将是刘邦。”这番话对张耳影响很深,后来张耳投靠刘邦就与他迷信术士的预言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故事可以算星占家运用“分野说”的典型事例。

在星占实践中,星占家往往综合运用“星职说”和“分野说”的原理来提出预测结果。如晋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天文官预言道:“吴越有兵,大人尤”。在古代星占学中,太白星(即金星)主兵,与南斗对应的分野则是吴越或扬州,因此,天文官根据“太白犯南斗”的星象自然就会作出“吴越有兵”的预报。

星占术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古人对于星占术的迷信,绝不像现代一些青少年说自己属于某某星座那样只是出于好奇或赶时髦,他们大都真正相信星占家的预言并常常以这些荒诞的预言来指导现实生活。西汉宣帝时,著名将领赵充国率兵征伐羌族,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分化瓦解、暂缓进兵的战略。不懂军事的汉宣帝却亲下诏书责备赵充国,催促他尽快出兵。在诏书中,汉宣帝除了

列举军事方面的理由外，还提到了星占学上的理由：“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五星聚于一域，这曾是刘邦入秦时出现过的特大吉兆；主兵的太白星（金星）也高悬于天空，它预示着勇于出兵者将取得胜利——有这一系列吉兆保佑，将领们还有什么理由屯兵不进？这一事件虽以赵充国坚决拒绝冒险进兵而告结束，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星占迷信对古代人的深刻影响。在西汉诸帝中，汉宣帝要算一个很有才略、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处理重大军事事务时竟如此信赖星占家的预测，星占术对当时普通人民生活将会产生何等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望气

根据云气的变幻预测人世间的吉凶妖祥，也是古代天文家经常使用的迷信手段。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书里，凡谈到星占术的，一般都会同时论及云气占法。只会星占而不会望气，或只懂望气而不懂星占，对一个古代天文家来说是不合格的。

在我国春秋时期，与望气有关的迷信活动已经相当盛行。春秋各国都有官府主持观测云气的风俗。这种官府主持的望气活动固定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里进行。当时人认为这八个时节标志着天地之气将要发生阶段性的变化，此时观察云气的形态和颜色，就可以预知下一阶段可能出现的灾祸，官府也可以根据这种预测提前作好防灾救灾的准备工作。因为此项活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国君往往要亲自参与以示郑重。据

《左传》记载，鲁僖公五年（公元前 655 年）的冬至那天，鲁僖公就曾亲率百官登台望气，并特地命令天文官将这次观测的结果记录下来。

观察云气的形色及其变化必须登高远眺，为此，春秋各国都专门建有高台以供望气之用。鲁僖公“登观台以望”就是一个例子。所谓“观台”，是指专门用来观察云气的高台。楚人伍举曾说，先王造台是用来“望国氛”、“望氛祥”（即望气）的，所以并不求其高大华美，而只讲究实用。这些话表明，最早的“台”都是专为望气而建造的。《诗经·灵台》描写过周邦族众积极响应周文王的号召，很快就建成一座“灵台”的场景。先秦人提到的“灵”一般带有神秘、神圣的意思。顾名思义，周文王建造的这座“灵台”肯定也是专供“望氛祥”时使用的。因为望云气占吉凶关系到全体周人的利益，周人才会把“灵台”的建造视为一项公益事业，并以很高的热情和主动性来完成这项建筑工程。

春秋时期按季节进行的望气活动，主要是通过观察云气的颜色来判断吉凶。《左传》所说各国官府举行望气活动时“必书云物”，就是说一定要记录云气的颜色。《周礼·保章氏》所谓“以五云之物”推测未来的吉凶祸福，其中的“物”也是指云气之色。据汉代学者说，周代“以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秋、秋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按这种说法，除了黄云预示着丰收以外，其他四种云色都预示着灾祸。这种占法，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按固定时间进行的望气活动，一般是以预测本国本地区的祸福为目的，但也有些胆子更大的术士不安份于只了解自己，他们还要通过望气预测一下别国的动向。鲁昭公二十年

(公元前 522 年)冬至这天,在鲁国例行的望气活动中,天文官梓慎大发预言说,今年宋国要发生内乱,这场内乱三年之后才能平息;蔡国今年的形势也很不妙,可能要有大丧事。通过望气预报本国的吉凶就已经够妄诞了,梓慎还要更进一层,去揭露几百公里以外其他国家未来的秘密,其胆大妄为可谓无以复加。梓慎这次敢于如此乱发预报,与他五年前曾经预言“应验”有关。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 527 年),梓慎在鲁国将要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前夕预言道,我看见天上有一股赤黑色的恶气,这种“丧氛”出现肯定要死人,大概祭祀那天主持者要丧命吧!蹇巧后来主持祭礼的人突发疾病而死,于是梓慎在鲁国人眼里就成了望气专家,梓慎以后也就越来越理直气壮地观云占气,养成了信口开河、大放厥词的习惯。

古代望气家对太阳旁边的云气最为关注。通过观测日旁光气推断吉凶,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方法,当时的术士称之为“十辉之法”。《周礼·视祲》记载,视祲这个官专门负责以“十辉之法”“观妖祥,辨吉凶”。所谓“十辉”,就是指十种日旁光气。这十种光气在云气占法中各有专名:第一种叫祲,指阴阳二气互相冲突;第二种叫象,是指云气像红色的鸟夹日而飞;第三种叫籊,指日旁云气像锥子一样刺向太阳;第四种叫监,指云气像帽子一样覆盖太阳;第五种叫闾,指太阳隐没不见;第六种叫瞢,指日色不明;第七种叫弥,指白虹贯日;第八种叫叙,是指云层有次序地排列在太阳上面;第九种叫隋,指云气上升;第十种叫想,指日旁杂气像各种人兽之形。只看这种细致的分类,我们就不难想见当时云气占术的复杂。

望气术对中国古代军事学发生过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古

人看来，通过望气把握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命运，是一个军事家应当具备的才能之一。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述云气占法的著作，大多是从军事角度着眼的。从《史记·天官书》到《隋书·天文志》中有关云气占法的部分，从汉代《越绝书》的《记军气》篇，到唐代《通典》的《风云气候杂占》，严格说来都是“望军气”的专著，是专供领兵打仗的战争指挥者们参考使用的。

“望军气”的法术最晚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云气占法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墨子·迎敌祠》说：“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这是最早提到“望军气”法术的文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军事著作和军事学说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大类，其中兵阴阳家是指论述靠迷信手段取胜的那类著作和学说。兵阴阳家中列有一部《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和附图三卷，这部已经佚失的书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望军气”为书名的专著。

上面提到的那些望军气的专著对这套法术有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不妨从《通典》的《风云气候杂占》中选取部分内容来看看兵阴阳家贩卖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凡兴师动众，列阵作战，上天一定会出现某种云气来预示双方的安危，所以通过望气是可以预料胜败的。对于通晓望气之术者，要给予优厚的待遇，常让他们在清晨或正午时刻观察敌军和我军上方的气色，并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如果我军上方的气色不盛，就应加强警备和守卫，切勿轻易出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攻则力不足，守则力有余。观察军气，乃是军中要事，应当派三五人专门负责，军队的进退都要根据望气的结果来安排。

凡敌军上方的气体黄白而润泽，说明其将领德高望重，很有威信；气体发散，状如游云，又变幻为山的形状，表明敌将很有谋略；气体前面一块黑中带红，表明敌将精悍有力。遇到上述情况，都不可贸然出击。

气体上与天连，意味着将帅贤良；气体如龙如虎，如烟如火，如山林，如尘埃，或头尖，或黑浓，都属一种猛将之气；气体青色而疏散，前宽后窄，表明将领怯懦不明。

凡敌军上方的气浑圆或椭圆，其中夹有赤气，或者有一股形状像杵的赤气夹在黑云之中，都表明布有伏兵。两军相对，无论前后左右出现赤气，都意味着在相应的方向、方位上布有伏兵，将领应根据赤气的分布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上方有云，绞缠纠结，表明敌方是以车骑为伏兵；云形如席，是以步卒为伏兵；云气状如山岳，是敌军外围有伏兵，将领对这些情况都应详加注意。

凡军营上方有五色之气，上与天连，表明此军是“应天之军”，不可击；有赤黄之气冲天，不可击；有云如日月，又有赤气围绕云朵，状如日晕，不可击；敌营上方有气如虎，不可击。

凡敌军上方之气，色如马肝，如死灰，或者形状像盖子，都是败亡之兆。有股黑气像山崩一样堕于敌军上面，敌军必败。敌军上方的气体色彩杂乱，飘忽不定，敌军必败。敌军上方有股赤气，赫赫炎炎，自天而降，敌军必败。敌军上方有股黑气，状如牛马，从气雾中冲入军营，这叫作“天狗下食血”，敌军必败。

凡城中青色之气，状如牛头触人，此城不可攻屠。城中有黄气出于东方，这叫“天钺”，城不可攻，攻者必死。城上气如烟火，无边无际，城不可攻。城中有气如杵，向外